



韓文匯宗 乾

~20  
625  
1



年。鼓。竹。鐘。自。擊。手。棹。  
 閉。門。高。枕。對。砂。缸。  
 白。灰。旋。叢。通。紅。火。  
 臥。新。畫。一。宵。打。定。



諱文正宗綱目



養安院藏書

議論

西山真氏曰議論之文初無定體都俞吁咈  
 發於君臣會聚之間語言問答見於師友切  
 磋之際與凡秉筆而書締思而作者皆是也  
 大抵以六經語孟為祖而書之大禹皋陶益  
 稷仲虺之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高宗  
 彤日旅獒召誥無逸立政則正告君之體學  
 者所當取灋然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作者  
 同錄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諫爭論說之  
 辭先漢以後諸臣所上書疏封事屬以為  
 議論之首他所纂述或發明義理或專析治

特 20  
625  
1

道或褒貶人物以次而列焉書記往來雖不  
閱大體而其文卓然為世膾炙者亦綴其末  
學者之議論一以聖賢為準的則反正之評  
詭道之辯不得而惑其文辭之灑度又必本  
之此編則華實相副彬彬乎可觀矣

叙事

西山真氏曰叙事起於古史官其體有二有  
紀一代之始終者書之堯典舜典與春秋之  
經是也後世本紀似之有紀一事之始終者  
禹貢武成金縢顧命是也後世志記之屬似  
之又有紀一人之始終者則先秦蓋未之有  
而昉於漢司馬氏後之碑誌事狀之屬似之

今於書之諸篇與史之紀傳皆不復錄獨取  
左氏史漢叙事之尤可喜者與後世記序傳  
誌之典則簡嚴者以為作文之式若夫有志  
於史筆者自當深求春秋大義而參之以遷  
固諸書非此所能該也  
用丹鈿法

點句讀小點

語絕為句句心為讀

菁華旁點

謂其言之藻麗者字之新奇者

字眼園點

謂以一二字為綱領

抹

主意  
要語

撇

轉換

截

節段

以上四者皆用丹

正誤則用鈔

評韓文語

程子曰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

朱子曰韓千變萬化無心變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

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將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

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南軒張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

西山真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闊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

天下正議助為恠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  
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  
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  
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  
過况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  
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  
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  
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  
不同歟

李先生曰韓退之文學孟子

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

退之雖時有譏諷然大體醇正子厚發之以憤

激永叔發之以感慨子瞻無憤激感慨而發之  
以諧詭讀柳歐蘇文方知韓文不可及

退之平淮西碑是學舜典畫記是學頌命

傳體前叙事後議論獨退之巧者王承福傳叙

事議論相間頗有太史公伯夷傳之風

唐人文字多是界定段落佐所以死惟退之一  
片做所以活

退之誌樊宗師墓其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蓋  
與鑿鑿乎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意適相  
似深喜之然銘謂文從事順各識職則宗師之  
文不從字不順者多矣亦微有不滿意  
退之誌樊紹述其文似樊紹述誌子厚其文似

子厚春蠶作繭見物即成性極巧  
退之墓誌篇篇不同蓋相題而設施也  
文章有短而轉摺多氣長者韓退之送董邵南  
序王介甫讀孟嘗君傳是也有長而簡直氣短  
者盧襄西征記是也  
退之送孟東野序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自周  
禮梓人為筍虞來

看韓文法

朱子曰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  
人做文章若是子細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  
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  
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

不會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  
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  
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  
高人

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  
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  
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箇科  
段舊曾學曾為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  
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  
更去不得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  
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  
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

東萊先生曰學韓簡古不可不學他法度徒簡古而乏法度則朴而不文矣  
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遍攷古人用意下句處蘇文當用其意若用其文恐易厭人蓋近世多讀

第一看大槩主張

第二看文勢規模

第三看綱目關鍵

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如何是一篇叙次第如何是抑揚開合處

第四看警策句法

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處

如何是融化屈折剪裁有力處如何是實體貼題目處

目錄

議論 計四十篇

原道

原性

原毀

對禹問

雜說

讀荀子

獲麟解

師說

諱辯

爭臣論

復讎議

禘祫議

佛骨表

上宰相第三書

上張僕射論辰入酉出書

上張僕射論繫毬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重答張籍書

答陳生書

與陸負外書

與崔羣書

答馮宿書

送文暢序

贈崔復州序

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序

與孟簡書

與衛中行書

答崔立之書

與陳給事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送許郢州序

送石處士序

送廖道士序

送區冊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楊少尹序

叙事計三十五篇

巧者王承福傳

張中丞傳後叙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平淮西碑

曹成王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送殷負外序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何蕃傳

贈張童子序

送鄭尚書序

鄆州谿堂詩序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南海神廟碑

烏氏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燕喜亭記 畫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

李元賓墓銘 施先生墓銘

柳子厚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 孔左丞墓誌銘

王常侍墓誌銘 張給事墓誌銘

孔司勳墓誌銘 王評事墓誌銘

女挈壙銘 馬少監墓誌銘

贈太傅董公行狀

附錄 計一十三篇

疊山先生選 見軌範

與于襄陽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上宰相第二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答陳商書 答李秀才書

祭田橫墓文 送孟東野序

東萊先生選 見關鍵

原人

迂齋先生選 見真實

進學解 上巳日燕太學詩序

為人求薦書

虞邵庵先生選 見文選

新脩滕王閣記

韓文正宗綱目

韓文正宗卷上

議論體

原道

山谷云韓文公原道一篇推原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正道以闢佛老○迂齋

云詞嚴義正

如攻擊佛老有開闢

博愛之謂仁五字行而宜之謂義七字由是而

之焉之謂道八字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十字

虛位謝云文章家巧處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

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東萊

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

呂云老子病源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

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  
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  
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  
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謝云此一篇斷盡聖  
不處更以莊子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三字黃  
老子漢四字佛于晉魏梁宋陳隋之間十字句長短  
法有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  
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謝云文公去陳言  
章古人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  
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  
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

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  
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  
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  
之甚矣人之好怪也呂云接不求其端不訊其末  
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  
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  
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  
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呂云用得新又  
法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  
相生養之道謝云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  
及為之君為之師迂齋批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

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  
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  
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  
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  
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  
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呂云轉  
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  
生而為之防。謝云此一段連下頓挫如僧峯疊巒  
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揚意今其言曰聖人不死  
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  
已矣。謝云文勢頓挫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

也。謝云有頓挫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  
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第四句臣者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  
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君不出  
令。則失其所以為君。第七句臣不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第七句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  
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章法三句今其法曰  
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  
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  
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  
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呂云健而有力量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  
意外意有關鍵  
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為  
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  
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  
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  
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謝云搜大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  
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  
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  
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

於中國則中國之法好句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  
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  
呂云一段之關係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謝云此  
鎖謝云好句法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  
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  
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此二其位君臣父子  
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長其服麻絲其居宮室  
此二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此長其為道易明而其  
為教易行也謝云此一句合二句為一句連下九  
字相應此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

韓文正宗

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  
所處而不當便謝云上三句一様句此法第四句是故  
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法字廟焉  
而人鬼饗法字曰斯道也何道也謝云文有鎖曰斯  
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  
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  
之死不得其傳焉謝云此兩句絕妙六句直下來  
便若無一句攔截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謝云文頓挫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  
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謝云程伊川云周公

善軻沒聖人之道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此然則如之何  
可也謝云此一轉如何收拾結得力不曰不塞不流不  
止不行謝云最巧句人其人法句火其書法句廬其居法句明  
先王之道以道之此是法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  
其亦庶乎其可也謝云一篇皆大議  
原性朱子云此三篇之言過荀湯遠甚其言五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  
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  
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  
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

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  
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  
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及焉其於四也混下  
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  
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  
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  
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  
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  
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  
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  
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

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  
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  
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  
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教氏之  
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灾  
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  
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  
乎堯之朱彛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  
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  
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  
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

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  
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  
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  
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  
者奚言而不異

原

駁

能作

謝云此篇曲盡人情巧處妙處在假他人之言辭模寫世俗之情狀熟於此必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  
以周故不急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  
者其為人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  
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

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  
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  
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  
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  
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  
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  
是是為良人矣能善是是是為藝人矣取其一不  
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  
得為善之利一善易備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  
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



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  
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  
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  
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  
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  
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  
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  
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  
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  
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  
者不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

衆曰其良士其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  
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  
若是彊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  
衆曰其非良士其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  
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  
畏也。不若是彊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  
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  
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  
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

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  
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  
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  
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  
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  
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  
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  
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  
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  
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  
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

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  
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  
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  
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  
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  
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  
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  
而為之辭

雜說 四首

龍。虛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  
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

汨陵谷雲亦靈怪矣。我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

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頰如渥丹美而狼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

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  
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  
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  
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  
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  
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  
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  
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  
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

其真不知馬也

首篇謝云此篇主意謂聖君不可無賢臣賢臣不可無聖君聖賢相

逢精聚神會斯可成天下之大功末篇謝云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食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其材斯可以展布

讀荀子

程正公曰韓愈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不精語不詳若不是他見

得豈千餘年後斷得如此分明如揚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揚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  
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  
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  
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  
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  
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

秦黃老子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  
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  
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  
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  
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  
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  
乎醇者也苟與揚大醇而小疵

獲麟解一首呂云字少意多文字立節所以甚佳其抑揚開合只主祥字反  
字作五段說○謝云此一篇僅一百八十一餘  
覆有許多轉換往復變化議論不窮人能熟  
讀此等文字筆便  
圓活便能生議論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句三書於春秋四雜

出於傳記百家之書三句九字呂雖婦人小子皆  
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  
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  
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語  
健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  
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  
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  
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  
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呂云百尺也若麟  
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西山云此文  
有激而託意  
和之辭非必為元  
獲麟而作也

師說呂云此篇最是結得段段有力中間三  
不失本意○洪氏云此篇文字如常山  
之蛇救首救尾段有力學宜熟讀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呂云  
關鎖好謝云先立傳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  
道授業解惑三大綱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  
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呂云承接生乎  
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  
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結句  
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  
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承接嗟乎師道之  
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  
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呂云轉其

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  
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  
此乎呂云關鎖使袁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  
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  
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  
惑之不解謝云此是雙關或師焉或否焉呂云  
二句有力謝云此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是文公弄巧作此巫鑿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  
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  
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是羞官盛則近謏呂云  
說此二句佳謝云此四句應嗚呼師道之不復  
無長無少無貴無賤八字

可知矣。巫鑿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呂云：轉換起得佳。孔子師郟子、萇、弘、師襄、老聃。郟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力結有。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諱辯

謝云：一篇辯明理強氣直，意高辭嚴，最直說破盡是設疑作爲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樣文法。○此辯文法從孟子來。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

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蓋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謝云：此二句設疑問之，不犯諱此章法也。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甚妙。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呂云：引古人之意。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寶為昭王曾

參之父名督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  
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  
將不諱其嫌者乎謝云此二句又設疑漢武帝名  
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  
雉為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  
章及詔不聞諱泚勢秉饑也惟宦官官妾乃不敢  
言諭及機以為觸犯此一轉最高罵得時君子  
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  
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設  
問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  
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

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  
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  
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官妾則是宦官官妾之孝  
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爭臣論

呂云此篇是嚴規攻擊體是及題難之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  
謝云乎哉二字連下乃疑辭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  
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  
幾千人謝云薰字從孟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  
諫議大夫謝云薰字變化來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  
三字變喜居於位五年矣謝云此句便視其德如在



野呂云雖說他好自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謝云

先下此數句下章要用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

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力有在

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

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

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

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

心謝云此一段六句是雙關文法則冒進之患生

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下

或有一字在位二字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

匹夫匹婦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甸字不為不加矣謝云

此三句士異法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

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呂

於此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字二問其祿則曰下大

夫之秩也字五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三三字謝云此

異學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謝云且吾聞之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

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

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呂云一段關鎖大抵

此都無辭了難到陽子將為祿仕乎謝云問古之人

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

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

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

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  
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謝云此二  
說看他添字減字變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  
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謝云或曰否非若  
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  
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  
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  
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  
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  
陽子之所謂行也謝云緊要重復提掇得夫陽子

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  
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  
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呂云技葉相天子有不僭  
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東帶結  
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  
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  
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  
乎呂云又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入聞  
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  
何子過之深也愈曰難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  
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又得其道不敢

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有權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謝云

前五段攻擊陽子直是說他無逃避處末一段假或人之辭以攻已其言甚峻此文法最高

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

其亦聞乎愈曰謝云人來攻擊者甚君子居其位

則思死其官說上一句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

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

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謝文云

公所以敢攻擊陽子者亦靠得陽子是子告我曰

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

不得為善人乎哉須云從前難到此已極了末後

畢竟字是簡賢者大抵文字須當抑揚若作漢唐君臣文字先須取他長處後說他短處○謝云此末

句結得絕妙蘇東坡作范增論攻得他無逃避處  
結句乃云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  
亡增亦人傑也  
哉正是學韓子

復讐議

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

固自鼻與以其申冤請罪視免如歸自詣公  
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  
特從減死宜杖一百配流循州  
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擬禮經則義不同天微  
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  
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  
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  
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  
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

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  
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  
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  
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  
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  
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  
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  
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  
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  
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  
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

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禘祫議

朱子曰：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體式，直

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戲劇  
銘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  
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  
敢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間反  
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  
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

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  
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歲於祧廟雖百代  
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  
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  
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  
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  
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  
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  
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  
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  
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  
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

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  
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  
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  
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  
既歲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  
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  
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  
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  
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  
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  
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朱子云今按韓公之意獻祖為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當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各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嘗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謂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去遠曉故竊推之以盡其

云意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佛骨表

韓公奏議非特此一篇如論淮西及黃家賊事宜論錢重物輕及條析張

平叔益法等皆剖析明白曲當事情然非專為文故不列于此姑取佛骨一表以見公扶

正道關異端之功云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

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  
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  
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  
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  
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  
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  
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  
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  
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  
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  
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菹其後竟為侯景所逼  
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

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  
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  
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  
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  
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  
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  
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  
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昇入大內又令  
諸寺遮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  
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  
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



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  
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  
敬信百姓何入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  
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  
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  
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  
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  
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  
臣之義父子之情倣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  
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  
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

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  
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吊於其國尚令巫  
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取打穢  
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  
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  
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  
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  
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  
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  
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上宰相第三書

西山真氏批云按公三上宰相書今獨取此以其論周公

以之待士及復委折可為作文之法故早然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

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

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

已舉用九字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十二

四海皆已無虞六字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

皆已賓貢十五字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

息十四字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備

之十七字風俗皆已敦厚六字動植之物風雨霜露

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七字休徵嘉瑞麟鳳龜龍

之屬皆已備至十四字變化七樣句法連下九箇

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重疊此章法句法也

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

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

於周公者我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

時百執事者我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

者我連下三箇豈復字變化三然而周公求之如

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

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

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

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

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此一傳有筆力維其如

此在虛字斡旋

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必無成王之心力添不哀二字句法便奇今閣下為輔相只他是人

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此

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九本簡是

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段說亦巧宰相不如周公用豈盡二字對不權度有筆力其

豈盡字與前段相對說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闔人辟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吊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八此字句於魯不可則去之齊二此字句於齊不可則去之宋八此字句之鄭八此字句之秦八此字句之楚八此字句也此十五句

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此一段以古道自處節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此一段以古道自處節

字章法第二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此十五句

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此一段尤如有一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只一句結上書。丞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門。賢之門下是懼。若下惟恐不得出大門。下便寄而健法。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拜再。

上張僕射論辰入酉出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

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謝云變化當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  
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  
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  
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  
得法婉曲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  
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兩句教得好直愈蒙幸於  
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  
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  
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  
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句八執事之待  
士以禮如此句九執事之使人不在其性而能有

容如故舊如此九字句連下五簡如此字句法又將  
於故舊如此九字句連下五簡如此字句法又將  
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字句法又將  
屈於富貴之人如此字句連下二簡如則死於執  
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句連下二簡如則死於執  
事之門無悔也只一段文勢如狂瀾浩若使隨行  
而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  
下之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  
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  
而已耳前段說語此一半只用苟如是雖日受千  
金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

韓文正宗卷上

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  
故曰士為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惑，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此一句無緊要且愈恐  
懼再拜

上張僕射論繫毬書

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我非西山云蓋此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

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我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肌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胃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是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

命。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

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方云此用。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備。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隄死之士。雖古名

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我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類。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

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  
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  
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  
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  
握兵之將熊羆猛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為  
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  
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  
軍之鋒潁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  
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  
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  
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

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  
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  
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  
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  
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  
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  
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  
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  
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  
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  
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



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  
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  
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  
宣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呂云此篇節奏嚴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練呂云

此句便拂其邪心下得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

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

實好造語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明即輕重抑

其中有宜復者換轉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

秋也既深其文辭矣好下得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

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

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

相呂云融化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朱子云今按此

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上擇其可語者誨之舉輕

明猶時與吾恃其聲嘒嘒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

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

自抑其中宜復者至此是書於吾何有佳結句夫

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身其

餘輔而相者周天下文勢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

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好長短有下字其

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

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好結  
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  
固其流波漫語健下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  
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  
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問鋪叙自孟  
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  
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  
則其傳也不遠結中合故余所以不敢也生下然  
觀古人而意不露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  
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  
志失吾志未可知竦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

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  
乎非我其誰哉使孟子合我其誰其行道其為書  
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應有力一吾子其何遽  
戚戚於吾所為哉力結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  
下氣此是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  
又重說見得承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  
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好下若不  
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  
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使  
牽引以無為有因彼借此才使駁雜之譏前書盡  
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

戲詭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  
害於道哉用事中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  
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與孟簡書

謝云此書多有巧心妙手批不盡  
須是面說○又云聖賢立言與庸  
衆人異賦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賦之  
其辱不可當衰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  
衰之其榮不可當孔子衰管仲只四句一賦之  
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杜矣孟子學孔子者也言百里奚只三句相  
秦而顯其君子天下可傳於后世不賢而能  
如是乎韓文公學孔子者也衰孟子初只兩  
句然類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  
貴王賤伯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氏則皆服  
左社而言侏離矣正與孔子衰管仲之語同  
歐陽公作蘇老泉墓誌語云眉山在西南數  
千里外公父子一日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  
之文章遂擅天下  
亦得褒獎之法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  
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  
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  
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  
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  
自曾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  
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  
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謝云此以下文孔子云  
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策警聖賢  
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健語仰不愧天俯不愧人

內不愧心此呂云兩句便新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  
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  
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  
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  
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  
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  
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世語  
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  
擬而信奉之亦且惑矣謝云此一段說佛必不能  
氣後力有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

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  
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  
其不為禽獸也謝云此一段先鋪張揚墨為禍於  
甚大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  
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  
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  
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  
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  
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  
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  
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

羣聖入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  
于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謝云此  
抑而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謝云此二句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  
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  
廓如也謝云此四句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  
言侏離矣謝云此九鼎亦從論語孟子說管仲變化來呂  
警策處此上一句破前頭數百句故愈嘗推尊  
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  
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

鈞縣縣延延寢以微滅蓋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  
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云呂  
不仁二字最下得好此下却見釋老之害過於楊  
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  
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  
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謝云韓文公  
為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為功不在孟子下此  
一及孟其於孟子許已對說文勢抑揚輕重雖曰賢不  
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  
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  
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

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陳生書

呂云中間四斷  
叙齊整極好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  
人是下求速化之術後應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  
謂借聽於聲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  
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  
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  
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說出陳本意故愈疑於其對焉  
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  
病乎在已而順乎在天架立間待已以信而事親以  
誠所謂病乎在已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

而廣之而我蠢然為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  
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累于其初所謂  
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入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  
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謂  
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而後乎  
其文者也大抵作文三段短作以一段盡其心不夸  
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正名與  
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  
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  
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  
歟一總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

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前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

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

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與陸負外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

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耳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



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  
學西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  
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  
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  
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  
司之試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恣  
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  
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  
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  
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  
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

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  
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  
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  
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茲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  
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  
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  
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  
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  
陸之得入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  
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  
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

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  
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羨○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  
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  
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  
朝○廷○者○多○以○游○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  
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  
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  
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  
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

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  
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  
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  
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  
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  
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  
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  
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  
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  
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  
舉有司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

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  
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  
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  
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  
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頽怛  
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  
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  
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  
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  
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于是選

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  
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  
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  
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  
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  
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  
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  
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竦工人之剖然後見知  
於天下雖兩則是不為病且無使勅者再尅誠足  
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  
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

王固未嘗獻而足未嘗刑足下無為我戚戚也方  
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  
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  
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  
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  
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  
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  
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  
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刑也又所謂勅者果  
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  
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與崔羣書

自是下離東都凡兩度在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  
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  
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  
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屈處近遠  
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  
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  
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  
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  
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  
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

韓文正公集卷上  
四十三  
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  
是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  
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  
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  
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  
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  
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  
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  
言行而無瑕尤窺之聞與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  
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  
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

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  
而度之誠知是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  
也與是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  
是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既  
謂能粗知是下而復懼是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  
亦有人說是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  
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  
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  
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  
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  
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

爲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所好惡與人異心。我又不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鄉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無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

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鬚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蚤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我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謝云陳止齋作論雙  
關文法皆本於此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

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頓謝云不得朝夕繼見法句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

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荅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闕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慄然惟恐已之

韓文公集卷之十一

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是下與僕  
交久僕之所守是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  
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  
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  
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  
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  
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  
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  
已來尅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貊慢之况  
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  
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  
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爾委曲從順

尙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  
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  
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  
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  
不敢忘也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  
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廼與羣士爭名競得失  
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  
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接之幽窮之中推  
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



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以  
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之廢耳。任目華  
實不無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  
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  
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  
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  
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入之中，其二入者  
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  
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  
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  
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

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  
口。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  
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  
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  
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  
為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儻焉而  
不終日，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己，廢然  
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  
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  
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  
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

成之可尚也。又曰：樂此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  
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  
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於持  
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  
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  
尚十四年，豈為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  
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  
用此自遣，且以為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為如何哉！  
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儻屋賃僕之  
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  
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

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  
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尔。故盡暴其所志，  
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  
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  
此，庶執事察之也。

送文暢序

呂云：體格好，就他身上說，極好處。邵庵真云：此篇極詠，浮屠特是語。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呂云：頭兩段起問其名則  
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  
者，文此是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  
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以呂云：人

意含蓄不露

讀之不覺

語新

便見意

起

之引證。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大段自在。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以其人喜文章。止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詞。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呂云。此見昌夫。文暢浮屠也。起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呂云。警策。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承接。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法。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呂云。大抵不肯直致言拘也。又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得文暢是浮屠也。

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由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此呂云。結好謝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呂云。先說至不好事。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呂云。承接。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本原。見儒者有來歷。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呂云。見得此。

句結有力謝云此一段義理最精亦切近人情即  
 是原道中議論無此一段相似此韓文之所為奇  
 也特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最警  
 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  
 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  
 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尤切近人情見得天地間一段  
 可無聖人之道則人之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  
 類滅矣與禽獸何異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  
 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  
 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  
 此二句昌黎本意兩句說儒者連下余既重柳請  
 五箇字如破竹一段工夫極大  
 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謝云起得文公所  
 取其能喜文辭於是乎言以英文暢者只是  
 章非取其道

送許邳州序

謝云于頓乃一貪酷吏其為觀  
文送許邳州崔復州二序皆諷諫之辭可以  
參觀于頓為觀察使性貪而政苛取財賦於  
州縣者甚急刺史縣令不可為韓文公作此  
序以諷諫于頓文有權衡○虞云此序本在  
送邳州而前兩段皆為于公發得非于公在  
山南徵求頗急故公因以規之耶前送崔復  
州亦此意但說得較淺耳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  
 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  
 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  
 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  
 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  
 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

本作恒

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  
謝云欲譏刺史其惡必先誇誦其善先誇誦于公之  
賢正是學孟子道齊宣王易牛是心足王矣一段  
得進諫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  
虞云退以于公為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  
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  
于公贈凡天下之事虞云立柱成於自同而敗於  
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  
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虞云民賦二  
字與皆有權度一私於其民一急於其賦可為刺  
史賢為觀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  
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

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  
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  
厚謝云惠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  
也歛不可以獨急謝云歛獨急見如是而政不均  
令不行者未之有也謝云此序本意欲諷觀察使  
乃借刺史與觀察則于公見之必怒矣此文章之妙  
若獨說觀察則于公見之必怒矣此文章之妙  
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  
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虞云粘住有  
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  
虞云拾起前段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  
略說省文法始圓備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  
公寬其縣其法始圓備

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謝云此序諷諫于公與送許郢州而歛愈急下句苦之使于公聞之此序與許郢州同意皆勸于公寬賦以安州縣以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

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虞云鋪叙四

之妙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

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虞云前而暗叙刺史

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

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辯於縣

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辯於刺史之

庭乎謝云此一段非知田里小民之疾苦由是刺

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

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

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

為也虞云此第一段說刺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

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虞云意實

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不為者將在於

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

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謝云觀刺史者見其難而

不見其榮而不見其難以此諷諫于公最切

送石處士序謝云與人高下事當敗若河

下流而東注若駟馬輕車就熟路而王良

造父為之先後也此一章譬喻文法最奇韓

韓文正公集卷之七

誰一本不為

文公作文千變萬化不可捉莫如雷電鬼神  
使人不可測其作事侍講或山之詩序云夫  
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  
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  
若水之於海水以破蟻蟬之鳴虫飛之聲况  
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虫飛之聲况  
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段  
分明是送石處士序譬喻文法恐人識破便  
變化三樣句分作三段不可測識如怪怪奇  
奇自負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測識如怪怪奇  
送參寥序云其議論古今張人情貌肖否言之  
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之  
貌也此一段文亦新奇不蹈襲只是被入看  
破全是學韓文公  
送石洪處士序文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  
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  
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

字食朝夕飯一孟蔬一盤看他說衣食二事  
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  
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三字辨古今事當否  
六字論人高下四字事後當成敗五字若河決下  
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  
之先後也一句合為一句三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短如此設譬喻作句法文勢  
老無求於人其肯為其來邪大夫曰先生有以自  
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  
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  
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

其何說之辭此段文勢似緩慢若逐句檢點無於  
是誤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  
請馬看他雜撰大夫從事實先生不告於妻子不  
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  
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事  
有法句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  
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  
任決去就為先生別若只下以道自任作三句人  
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  
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字十

句無味於諂言五字惟先生是聽以能成功保  
天子之寵命此一章有頓挫好長短不又祝曰使先生  
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  
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此傳句法是於是東都之  
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此句結  
得絕妙有力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送董邵南序虞云此叙邵南往河北河北自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  
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  
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

王宗卷上 五



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我段虞揚云前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謝云結句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快音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

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竒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竒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也。友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此序三字生一篇議論三字得意變化成一篇議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

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謝云二

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

焉者也謝云從醉鄉引得陶若顏氏子操瓢與簞

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

不可及於外也呂云即彼形此隱然因不暇尚

何翹彙之託而昏冥之逃邪鄉破醉吾又以為悲醉

鄉之徒不遇也謝云合玉阮陶三建中初天子嗣

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

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

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

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

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

於其行姑與之飲酒醉鄉云不脫

送區册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

流急橫波之石廉利倅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

淪落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

固因一本化

伏狀一本化

茅。室。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  
不。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  
賓。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  
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  
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  
者。聞。人。足。音。足。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  
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  
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  
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  
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高閑上人序

朱子云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靈積之久

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技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技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技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謝云此序談詭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  
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  
人。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  
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  
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齊。其。哉。者。也。往。  
長。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  
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  
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

韓文公送高閑上人序

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  
 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  
 端倪似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開之於草書  
 有旭之心我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  
 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  
 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  
 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  
 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  
 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  
 乎然吾聞浮屠善幻多技能謝云此閑如通其術  
 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負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  
 小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  
 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  
 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  
 心謹謝云尊中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  
 長告之朕意得尊中國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  
 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俟侑自太常博士遷  
 虞部負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  
 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  
 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

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  
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  
才丈夫哉！只記此一段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  
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揚少尹序

謝云：文有氣力，有光焰，頓挫，莫  
宕讀之，快人意，可以發人才思。

此云：終篇將二疏事，相形  
議論未美，巨源能歸其鄉。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  
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  
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  
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虞云：叙二  
疏極詳，是  
張為二段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虞云：立性  
子說起夫冀  
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問設  
解  
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  
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良馬，雖謂無馬，不  
為虛語矣。谷說：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說東都  
本意  
前北字關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  
南涯曰温，生石温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  
謝云：句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  
新奇  
不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  
命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  
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

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虞云結與第一節相應。夫南面  
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本要  
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  
茲。說東都失二惜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  
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  
所禮於其廬。謝云此一段四節四律句法頓  
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  
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  
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  
意。形容東都無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

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  
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  
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推願已意留守相公首為四韻  
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宗卷上 終

秋風集卷之七

徐少吉音家亦

而笑而耀奇

而

